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十卷 故元遺兵

太祖洪武三年春正月癸巳，上以王保保為西北邊患，命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，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為左副將軍，都督馮勝為右副將軍，御史大夫鄧愈為左副將軍，湯和為右副將軍，往征沙漠。上問諸將曰：「元主遲留塞外，王保保近以孤軍犯我蘭州，其志欲僥倖尺寸之利，不滅不已。卿等出師，當何先？」諸將皆曰：「保保之寇邊者，以元主之猶在也。若以師直取元主，則保保失勢，可不戰而降。」上曰：「王保保方以兵臨邊，今舍彼而取元主，是忘近而趨遠，失緩急之宜，非計之善。吾意欲分兵二道：一令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，搗定西，以取王保保；一令左副將軍出居庸，入沙漠，以追元主，使彼此自救，不暇應援。元主遠居沙漠，不意吾師之至，如狐豚之遇猛虎，取之必矣。事有一舉而兩得者，此是也。」諸將皆曰：「善。」遂受命而行。二月，北平守禦華雲龍克雲州，獲元平章火兒忽答、右丞哈海等。大同指揮金朝興克東勝州，獲元平章荊麟等。大同都督同知汪興祖克武州、朔州，獲元知院馬廣等。

夏四月，大將軍徐達率師出安定。初，達師至平西，王保保退屯車道峴，達遣左副將軍鄧愈立柵逼之。至是，出安定，駐沈兒峪口，與王保保隔深溝而壘，一日數戰。王保保發兵千餘人，出間道，從東山下，潛劫東南壘，一軍皆驚。左丞胡德濟倉卒不知所出，達率親兵擊之，斬東南壘趙指揮及將校數人以徇，軍中股栗。明日，整眾出戰，諸軍爭奮，遂大敗保保兵於川北亂塚間，擒元郊王、文濟王及國公閻思孝、平章韓札兒、虎林赤、嚴奉先、李景昌、察罕不花等官一千八百六十五人，將校士卒八萬四千五百餘人，獲馬萬五千二百八十八匹，駱駝驢騾雜畜稱是。保保僅與其妻子數人從古城北遁去，至黃河，得流木以渡，遂由寧夏奔和林。都督郭英追至寧夏，不及而還。保保至和林，元嗣主愛猷識理達臘復任以事。徐達以胡德濟失律，械送京師，上念其舊勞，特赦之。仍遣使諭達曰：「將軍欲效衛青不斬蘇建，獨不見穰苴之待莊賈乎？胡左丞失律，正當就軍中戮之。今歸之朝廷，朝廷必議其功過。彼常守信州，救諸全，皆有功，不忍即加誅。懼將軍緣此緩其軍法，是用遣使即軍中諭意。」

五月丁酉，左副將軍李文忠、左丞趙庸師出野狐嶺，擒元平章祝真，進敗元太尉蠻子、平章沙不丁朵耳只八刺等於白海之駱駝山。遂次開平，元平章尚都罕等降。都督孫興祖率燕山右衛指揮平定、大興左衛指揮龐裡，兵次三不刺川，遇元兵力戰，皆沒於五郎口。海寧衛指揮副使孫虎率兵至落馬河，及元太尉買驢戰，死之。

癸卯，李文忠克應昌。文忠率師趨應昌，未至百餘里，獲元騎問之，知四月二日庚申君已殂。文忠督兵兼程而進，遇元兵，一戰敗之。追至應昌，圍其城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刺並后、妃、宮人、諸王、省院達官、士卒等，宋代玉璽、金寶一十五，宣和殿玉圖書一、玉冊二，鎮國玉帶、玉斧各一，及駝馬牛羊無算，惟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與數騎遁去。文忠率精騎追之，至北慶州，不及而還。道興州，降其兵民三萬七千人，至紅羅山，又降其兵民萬六千餘人。捷聞至京師，百官稱賀，上命禮部榜示，凡經仕元者不與。又以庚申君不戰而奔，克知天命，諡曰順帝。上又自為祭文曰：「生死廢興，非一時之偶然，乃天地之定數。古之聖賢，於是四者一或臨之，不為之變，何也？蓋知天命而不惑者也。君之祖宗，昔起沙漠，彎弓矢，入我中國，橫行天下，九彝八蠻，盡皆歸之，非天命不至此。及君之父子，正當垂衣守成之時，而盜生汝、穎，華夏騷然，號令不行，以致失國。此人事歟？天道歟？朕於其時，非有三軍六師以威天下，乃代君家而為民主，亦莫非天命也。曩者，君王沙漠，朕主中國。君與群臣乃固執不移，致邊警數興。今聞君沒於沙漠，朕用惻然。特遣人致弔，奠以牲醴，以享爾靈，爾其鑒之！」

六月，李文忠遣人送俘獲元諸王買的里八刺等及其寶冊至京師，省臣楊憲等請以買的里八刺獻俘於廟，寶冊令百官具朝服進。上曰：「寶冊貯之庫，不必進也。古者雖有獻俘之禮，武王伐殷，曾用之乎？」憲對曰：「武王事殆不可知，唐太宗嘗行之。」上曰：「太宗是待王世充，若遇隋之子孫，恐不行此禮。元人入主中國，百年之內，生齒甚繁，家給人足，朕之祖先亦預享其太平。雖古有獻俘之禮，不忍加之，只令服本俗衣以朝。朝畢，賜以中國衣冠，就令謝恩。」復謂憲曰：「故國之妃，朝於君者，元有此禮，不必效之，亦令衣本俗衣，於中宮朝見。見畢，賜中國之服，亦令謝恩。」

乙亥，買的里八刺朝見奉天殿，其母及妃朝見坤寧宮，俱賜以中國服，及賜第宅於龍山，封買的里八刺為崇禮侯。

丁丑，頒平定沙漠詔於天下，仍遣使齎詔諭安南、高麗、占城。是日，百官表賀，上諭之曰：「當元之季，君則晏安，臣則跋扈，國用不經，徵斂日促，天怒人怨，盜賊蠭起，天下已非元有矣。朕取天下於群雄，非取天下於元氏。向使元君克畏天命，不自暇逸，其臣各盡乃職，罔敢驕奢，天下豪傑其得乘隙而起耶！」遣使詔諭元宗室部落臣民。

元宗室四大王初遁入靜樂崑崙山中，結寨自固。至是，率眾寇武州，太原指揮程桂等擊敗之。追至龍尾莊，四大王遁走，獲其三大王脫忽的帖木兒送京師。

乙酉，左副將軍鄧愈招諭吐番，元陝西行省吐番宣慰使何鎖南普詣軍門降，鎮西武靖王卜納刺亦以吐番諸部來降。追元豫王至西黃河，抵黑松林，殺阿撒禿乾。於是河州以西，甘朵、烏思藏等部皆來歸，征哨極甘肅西北數千里始還。九月，命指揮韋正守河州。正初至河州，城邑空虛，人骨山積，將士見之，咸欲棄去。正語之曰：「正受命率公等出鎮邊陲，當不避艱險，報國恩。今既至此，無故棄去，一旦遂生戒心，其誰禦之？吾與若等死亡無地，妻孥不得相保，毋寧死於王事乎！」於是眾感激如命。正日夜撫循軍民，河州遂為樂土。

冬十一月壬辰，大將軍徐達、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還至龍江，車駕出勞於江上。

四年春正月，命魏國公徐達往北平訓練軍士，繕治城池，給守邊將士衣。

二月甲戌，元遼陽守將平章劉益降。先是，遣斷事黃儔詔諭遼陽諸處官民帥眾歸附，益遂以遼東州郡地圖並籍兵馬錢糧之數，遣右丞董遵、僉院楊賢奉表來降。詔置遼東衛指揮使司，以益為指揮同知。未幾，元平章洪保保、馬彥輩共謀殺益。張良佐、房暉復擒彥輩殺之，保保走納哈出營，遼東之眾因推良佐、暉權衛事。至是，良佐以聞，並遣使買馬，上元所授印章、宣敕、金牌，獻賊殺劉益逆黨，仍上其事於中書省曰：「本衛地方遼遠，僻處海隅。肘腋之間，皆為敵境。元平章高家奴固守遼陽山寨，知院哈刺張屯駐沈陽古城。開元則有丞相也速之兵，金山則有太尉納哈出之眾，彼此相依，互為聲援。今洪保保逃往其營，必有構兵之釁。乞留斷事吳立鎮撫軍民，先將逆黨八丹、知院僧兒械送京師。」詔以良佐、暉為遼東衛指揮僉事。

魏國公徐達徙北平山後之民三萬五千八百戶散處衛府，籍為軍者給衣食，籍為民者給田以耕，凡已降而內徙者三萬四千五百六十八戶。尋命達自北平往山西操練土馬。

秋七月，遼東衛奏元納哈出據金山為邊患，遣黃儔齎書諭之曰：「比者元綱解紐，紅巾起於汝、穎，群盜遍於中原，僭名號者繼出。小明王稱帝於亳，徐真一稱帝於蘄，陳友諒稱帝於九江，張士誠稱王於姑蘇，明玉珍稱帝於西蜀。擁兵數萬，割據中原，垂二百年。朕本淮民，為群雄所逼，集眾渡江，與將軍會於太平，比待他俘，特加禮遇。且知將軍為名家，特釋北歸，今又七年矣。朕見群雄無成，遣兵四出，北平中原，南定閩、粵，東取方氏，西收巴蜀，四帝一王，皆為俘馘，元君奔亡，華夏悉定，此天命非人力也。近聞將軍居金山，大張威令。吾兵亦守遼左，與將軍旌旗相望。將軍若能遣使通問貢獻，姑容就彼順其水草，自守一方。不然，大廈將傾，非一木可支，釁之後先，惟將軍自思之。」儔至金山，納哈出拘留不還。

置遼東都指揮使司，以馬雲、葉旺為都指揮使，吳泉、馮祥為同知，王德為僉事，總轄遼東諸衛軍馬。上以劉益之變，納哈出未附，特命雲等鎮之。雲等由登萊渡海，駐兵金州，招降元參政葉廷秀，攻走平章高家奴，遂進至遼東，完城繕兵，一方遂安。命靖海侯吳禎帥舟師運餉遼東。

淮安侯華雲龍統兵至雲州，諜知元平章僧家奴營於牙頭，夜遣精兵襲之，突入其營，擒僧家奴，盡俘其眾，獲駝馬四百餘匹。

進至上都大石岸，攻破劉學士寨，擊敗驢兒國公於高州武平，悉眾北奔。又遣指揮孫恭等帥兵口北，招諭惠王伯都不花、儲王伯顏不花、宗王子蠻伯帖木兒等。

冬□二月丙戌，遣人送伯都不花等至京，上命賜第宅、襲衣、什器等物，仍月給錢米有差。

五年春正月乙丑，詔賜魏國公徐達、曹國公李文忠、宋國公馮勝交趾弓五百、彤弓百。庚午，命達為征虜大將軍，出中路，文忠為左副將軍，出東路，勝為右副將軍，出西路，三道並進，以清沙漠。中路由雁門趨和林，東路由居庸出應昌，西路由金蘭趨甘肅。

三月，徐達抵山西境，都督藍玉為前鋒，敗保保游騎於野馬川。

丁卯，復敗保保於土刺河，保保遁，與賀宗哲合，而拒我師於嶺北。時師數發，而心輕敵，驟與之戰，不利，死者萬餘人。達固壘而救之，故倣侯功臣無死者，保保亦不敢入塞。偏將軍湯和遇別部於斷頭山，亦敗。

馮勝師次蘭州，傅友德率驍騎五千為前鋒，直趨西涼，遇元沙實罕兵，擊敗之。追至永昌，又敗元太尉朵兒只巴於忽刺罕口，大獲其輜重牛馬。進至掃林山，勝等師亦至，共擊元兵，走之。友德手射死其平章卜花，追斬四百餘人，降太尉鎖納兒加、平章管著等。

夏六月戊寅，元將上都驢知大軍至，率所部吏民八百三十餘戶迎降。勝撫輯其民，留兵守之。進至亦集乃路，守將卜顏帖木兒全城降。師至別駕山，元岐王朵兒只班遁去，追獲其平章長家奴等二□七人及馬駝牛羊□餘萬。友德復引兵至瓜沙州，又敗其兵，獲金銀印、馬駝牛羊二萬而還。

李文忠率都督何文輝等兵至口溫，敵聞之，夜棄營遁，獲其牛馬輜重無算。遂進至合刺莽來，敵部落驚潰。復進至臚胸河，文忠下令曰：「兵貴神速，千里襲人，難以負重。」乃留輜重臚胸河，令部將韓政等守之，士卒人持二□日糧，兼程而進。至土刺河，元太師合刺章蠻子悉眾渡河，留其妻子北向，而嚴騎以待。文忠督兵力戰，戰數合，敵稍卻。復進至阿魯渾河，敵兵益眾，搏戰不已。文忠馬中流矢，急下馬持短兵接戰。從者劉義直前奮擊，以身蔽文忠。指揮李榮見事急，以所乘馬授文忠，自奪敵騎乘之。文忠得馬，氣益厲，據鞍橫槊，麾眾更進。於是士卒鼓勇，皆殊死戰，敵敗走。逐北至聘海，敵兵益大集，文忠乃勒兵據險自固，而多張疑兵，縱所獲馬畜於野，示以閒暇。居三日，敵疑有伏，不敢逼，稍稍引去，文忠亦解而歸。迷失道，至桑哥兒麻，乏水，渴死者甚眾，文忠患之。忽所乘馬跑地長鳴，泉水湧出，士馬賴以俱濟。是役也，顧時與文忠分道入沙漠，糧且盡，遇元兵，士卒疲乏不能戰。時奮勇獨引麾下數百人，躍馬大呼，擊敗之，掠其輜重牛馬還，軍復大振。曹良臣至阿魯渾河，孤軍深入，敗沒，驍騎衛指揮使周顯、振武衛指揮使常榮、神策衛指揮使張耀俱死焉。

秋七月乙未，文忠以所獲故元官屬子孫及軍士家屬一千八百四十餘人送至京師。

九月丁巳，吳禎遣送遼東元平章高家奴，知樞密院高大方，同僉高世舉、張海馬，遼陽路總管高賦等至京師。

冬□一月壬申，命賞甘肅京衛軍士。時馮勝等以匿所獲馬駝牛羊不賞，上曰：「祭遵為將，憂國奉公，曹彬平江南，所載惟圖書。汝等當法古人，省躬以補過。」諸將叩頭謝。□二月壬寅，遣使齎書與元幼主。又與元臣劉仲德、朱彥德書曰：「人臣致身於君，貴有終始。至正之君，蒙塵而崩，幼主初立，朝之大臣無不叛去，獨二生竭力事之，誠可嘉尚。今特遣使者論君數事，且令取其子賈的里八刺拉歸。二生宜察之，母教人以倔強絕父子之道，爾君宗祀不絕，二生家族亦可長保。如其不然，六軍出討，旌旗蔽塞於陰山，二生身膏草野，固奇男子事也，或不能徇國，偷生免死，何面目與朕相見！惟熟慮之。」

六年春正月壬子，命魏國公徐達、曹國公李文忠往山西、北平練兵防邊。

夏四月，華雲龍奏上諸關防守事宜：「東自永平、薊州、密雲西至五灰嶺外隘口，通一百二十□一處，相去約二千二百里。其王平口至官坐嶺關隘有九，約去五百餘里，俱衝要之地，並宜設兵守之。紫荆關及蘆花山嶺尤為要路，宜設千戶所禦守。」從之。

六月甲申，武、朔等州邊警。時大將軍徐達駐師臨清，報至，遣臨江侯陳德、鞏昌侯郭興將兵擊之。

秋八月丙子，河州土門峽邊警，千戶王才戰死。陳德、郭興兵至達答刺海子口遇敵騎，擊敗之，生擒其同僉實都等，斬首六百級，獲駝馬牛羊千頭，餘眾潰去。

冬□月，涼州屢有邊患，都指揮宋晟率兵討之，追至亦集之地，斬其渠帥也速兒，殺獲甚眾，又招降其國公吳把都等。

□一月壬子，徐達等擊元兵於懷柔三角村，擒其平章康同僉。李文忠出朔州，擒元太尉伯顏不花。

七年春正月，曹國公李文忠敗敵於白登，俘其國公李羅帖木兒。文忠駐代縣，遣將各出，擒平章陳安禮、木厝飛於三不刺，斬其將珍珠驪於順寧陽門。

二月癸亥，臨江侯陳德獲韃靼魯迷失等九□七人於會寧諸處，六安侯王志獲韃靼一百餘人於朔州諸處，俱送京。

三月丁卯，敕大將軍徐達分佈六安侯王志、南雄侯趙庸駐山西，榮陽侯楊璟、汝南侯梅思祖駐北平屯種。達與李文忠、馮勝還京師。

乙亥，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，誘番兵入寇，詔立賞格購捕之。蘭州衛遣其兄著沙與其弟火石歹往招之，郭買的不從，著沙、火石歹夜斬其首以歸。事聞，上曰：「買的罪固當死，然為兄弟者，告之不從，執之而已，手自刃之，有乖大倫，若賞之，非所以令天下也。但以所獲牛馬給之。」

夏四月己亥，都督僉事藍玉率兵攻興和，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走。

丙辰，命宋國公馮勝、衛國公鄧愈、中山侯湯和、鞏昌侯郭興復鎮北邊。

戊午，都督僉事金朝興等獲元太尉盧伯顏不花、平章帖木兒不花等於黑城子等處。河南都指揮使繆道獲元參政等官於聖山兒等處而還。

秋七月，曹國公李文忠督兵攻大寧高州火石崖，克之，斬元宗王朵朵失里，擒承旨百家奴。

八月丙辰，追擊之於豐州，擒其帥□二人，部眾百餘人，馬駝牛羊萬計。魯王敗走，追斬之，獲其妃蒙哥及其印，並斬其司徒答俊海、平章把都、知院忽都等。

九月丁丑，遣崇禮侯賈的里八刺北還。上謂廷臣曰：「崇禮侯賈的里八刺南來五載，能無父母鄉土之情！」於是厚禮而歸之，選老成宦者二人送行。復遣其父愛猷識理達臘織文金綺衣各一襲。辭行，上諭之曰：「爾本元君子孫，國亡就俘。曩即欲遣歸，以爾年幼，道里遼遠，恐不能達。今既長成，朕不忍令爾久客於此，故特遣歸，見爾父母，以全骨肉之恩。」又諭二宦者曰：「此爾君之嗣也，不幸至此，長途跋涉，爾善視之。」因遣書諭元主愛猷識理達臘。

八年夏五月，詔永嘉侯朱亮祖同穎川侯傅友德率師往北平備邊。

八月，故元王保保卒。保保自定西之敗走和林，元嗣主復任以政，後從徙金山之北。至是，卒於合刺那海之衙庭，其妻毛氏亦自縊死。上一日宴，謂群臣曰：「天下誰為男子者？」皆對曰：「無如常國公，所將不過萬人，而橫行無留陣。」上乃拊髀歎曰：「是遇春耶！我得而臣之。我竟無以臣王保保，真男子也。」竟冊其妹為秦王妃。

冬□二月癸巳，元太尉納哈出寇遼東，守將馬雲、葉旺擊敗之。先是，上敕遼東都司曰：「今天寒冰結，敵必乘時入寇，宜堅壁清野以待之，慎勿與戰，使其進無可得，退有後慮。伏兵險阻，扼其歸路，可坐而致也。」至是，果入寇。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，命蓋州衛指揮吳立、張良佐等嚴兵城守，敵至，堅壁勿戰。及納哈出至，見城中備禦嚴，不敢攻，乃越蓋州城趨遼金州。時金州城垣未完，軍士寡少，指揮韋富、王勝等聞寇至，督勵士卒，分守諸城門，選精銳登城以禦之。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，率數百騎逕至城下挑戰。城上發弩射之，乃刺吾被傷悶絕，遂獲之，寇勢大阻。富等復縱兵出擊，納哈出不利，慮援兵且

至，引兵退走。以蓋州有備，不敢經其城，乃由城南□里外沿汴河道歸。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，先引兵趨汴河。自連雲島至窟駝塞□餘里，緣河疊冰為牆，以水淋之，經宿，皆凝互，隱然如城。藏釘板於沙中，設陷馬阱於平地，伏兵以待之。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，戒以聞礮即豎旗。馬雲於城中亦立大旗。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，四顧寂若無人。已而敵騎至，旺等俟其過城南，礮發，伏兵四起，兩山旌旗蔽空，鼓聲雷動，矢石雨下。納哈出倉皇北奔，趨連雲島，遇冰城，馬不能前，皆陷入奔中，遂大潰。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，至將軍山必栗河，斬戮及凍死者甚眾。旺等復乘勝追至豬兒峪，獲其士馬無算，納哈出僅以身免。

九年春正月，擢馬雲、葉旺都督僉事。命中山侯湯和、穎川侯傅友德帥師往延安防邊，諭曰：「自古重邊防，邊安則中國無事，而四裔可以坐制。今延安地控西北，元騎聚散不常，若待其入寇而後防之，則塞上之民必將受害。卿等至邊上，當嚴為之備，雖不見敵，常若臨敵。」

三月，湯和等至延安，元伯顏帖木兒遣人請和。上聞之，召諸將悉還，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之。敕諭友德曰：「無事而請降，兵法所戒，爾其慎之！」

四月，伯顏帖木兒果乘間犯邊，傅友德設伏大敗之，俘其眾，獲馬畜輜重無算，元平章兀納歹遂執伯顏帖木兒以降。

□一月，吐番所部川藏邊阻烏思藏使者，掠其輜重。命衛國公鄧愈為征西將軍，都督沐英為副將軍，率兵討之。

□年夏四月，鄧愈、沐英等至西番，分兵為三道，並力齊入番部川藏，覆其巢穴，窮追至崑崙山，斬首無算，俘男女一萬，獲馬五千，羊□三萬。

□一月，都督濮貞征高麗，被執不屈，死之。已而高麗龍川、鄭白等來降，敕遼東守將潘敬、葉旺勿納，以破其奸。

□一年春正月，北平警。

五月，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殂，子脫古思帖木兒立。

秋八月，西番、洮州等處戎寇亂，命西平侯沐英為征西將軍，率都督藍玉等統兵征之。首取甘朵，降其萬戶乞達迦，平其部落，俘獲無算。洮州□八族番酋據納麟七站之地，英進兵擊之。

□二年春二月戊戌，命曹國公李文忠往河州、岷州、臨洮諸處督理軍務。西平侯沐英兵至洮州，番寇三副使阿卜商等率眾遁去。我軍追擊之，獲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、七站土官失納等，斬之，遂於東隴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。遣使請事宜，上曰：「洮州，西番門戶，今築城戍守，是扼其咽喉也。」遂命置洮州衛，設官領兵守之。英進擊西番，擒三副使妻子等，班師。

夏六月，命都督馬雲率兵征大寧。

□三年春三月，元國公火脫赤、知院愛足屯和林，為邊患，命西平侯沐英總陝西兵討之。由亦集乃渡黃河，歷賀蘭山，涉流沙，至其境。去營五□里，英下令分軍為四，一襲其背，一掩其左、右，英率驍騎當其前，夜銜枚以進，合而圍之。火脫赤等駭惑不知所措，皆俯首就擒，獲其全部以歸。

□四年春正月戊子，元平章乃兒不花等寇邊，命大將軍徐，達左右副將軍湯和、傅友德率師討之。

夏四月，達率諸將出塞，友德為前鋒。軍至北黃河，敵駭遁。友德選輕騎夜襲灰山，克之，擒其平章字羅不花、太史文通等。沐英領兵出古北口，獨當一面，搗高州、嵩州、全寧諸部，過驢駒河，獲知院李宣並其部眾而還。

□五年五月，上聞士卒海運多溺死者，命群臣議遼東屯田。

□八年二月，國子監祭酒宋訥獻守邊策，大略謂：「備邊在足兵，足兵在屯田。宜選諸將軍智謀勇略者數人，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為制。隨其高下，立法分屯，布列緣邊之地，遠近相望，首尾相應，遇敵則戰，寇去則耕，此長久之法也！」上嘉納之。

二□年春正月壬子朔，命宋國公馮勝為大將軍，穎國公傅友德為左副將軍，永昌侯藍玉為右副將軍，南雄侯趙庸、定遠侯王弼為左參將，東川侯胡海、武定侯郭英為右參將，率師北征納哈出。上諭勝等曰：「納哈出詭詐，未易得其虛實。爾等且駐師通州，遣人覘其出沒。彼若在慶州，宜以輕騎掩其不備。既克慶州，則以全師逕搗金山，出納哈出不意，必可擒矣。」既而復遣前所獲乃刺吾北還，以書諭納哈出等。

二月甲申，馮勝等兵至通州，遣邏騎出松亭關，聞敵騎有屯慶州者，遣右副將軍藍玉將輕兵出關襲之，殺其平章果來，擒其子不蘭奚，獲人馬而還。

三月辛未，馮勝等率師出松亭關築大寧、寬河、會州、富峪四城遂駐兵大寧。

夏六月庚午，馮勝留兵五萬守大寧，率大軍趨金山。辛未，上敕諭勝等：「納哈出去金山未遠，以兵促之，勢必來降且元主謂我得志，無意窮追，必順逐水草，往來黑山、魚海之間，掩其無備，彼眾可盡獲也。」丁酉，勝等至遼河東獲納哈出屯卒三百人，馬四百餘匹，遂進師駐金山之西。時乃刺吾還至松花河，納哈出見之大驚，相勞問，乃刺吾因諭以朝廷送還之意。納哈出喜，即遣其左丞劉探馬赤、參政張德裕至軍門獻馬，且因以覘我。勝遣人送赴京師。乃刺吾復備以撫恤之恩語其眾，由是部落多有降意。時臨江侯陳鏞所部與大將軍異道相失，陷敵，死之。丁未，勝等率師踰金山至女直若屯，納哈出部將全國觀童來降。初，納哈出分兵為三營：一曰榆林深處，一曰養鵝莊，一曰龍安一禿河。輜重富厚，畜牧蕃息，元主數招之不往。至是，大將軍逼之，納哈出計窮，乃刺吾因勸之降。納哈出猶豫未決，勝遣馬指揮往諭之。納哈出乃遣使至大將軍營，陽為納款，而更覘兵勢。勝即遣藍玉往一禿河受之，使還報，納哈出指天噴噴曰：「天不復與我有此眾矣！」遂率數百騎詣藍玉降。玉大喜，出酒與之飲，甚相歡。納哈出酌酒酬玉，玉解衣以衣之，謂曰：「請服此而後飲。」納哈出不肯服，玉亦持酒不飲。爭讓久之，納哈出取酒澆地，顧其下咄咄語，將脫去。時鄭國公常茂在座，其麾下趙指揮者，解胡語，以告茂，茂直前搏之，納哈出大驚，起就馬，茂拔刀砍之，傷臂不得去，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。納哈出所部妻子將士凡□餘萬，在松花河北，聞納哈出被傷，遂驚潰。餘眾欲來追，勝遣前降將觀童往諭之，於是其眾悉降，凡四萬餘，羊馬駝驢輜重互百餘里。納哈出有二姪不肯降，勝遣人諭之，乃折弓矢於地，亦來降。勝以禮諭納哈出，加慰諭，令耿忠與同寢食，遣使奏捷，奏常茂驚潰降眾，遂班師。悉以納哈出來降將卒妻子及其輜重俱南行。仍以都督濮英將騎兵三千為殿。初，納哈出之降也，餘眾驚潰者皆竄匿，及聞大軍還，以其降眾俱行，甚恨之，乃設伏於途，候大軍過而邀之。英等後至，伏發，猝為所乘，眾寡不敵，英馬蹙被執。英絕食不言，乘間剖腹而死。

秋七月丁酉，納哈出所部營王失刺八禿等來降。

八月壬子，上聞馮勝等在軍中多不律，遣使戒諭之。

癸酉，馮勝械常茂至京。茂，勝之婿也。勝每於眾中卑折之，茂不能堪，出不遜語，勝銜之。及納哈出降而眾驚潰，勝乃歸咎於茂，奏之。茂至，陳所以降納哈出之故。上曰：「如爾言，勝亦不得無罪。」命收其總兵印，召勝還，令永昌侯藍玉總兵代之。

九月戊寅，納哈出至京，封為海西侯。詔左副將軍傅友德編集新附軍士，駐兵大寧防寇。

丁未，以永昌侯藍玉為大將軍，延平侯唐勝宗、武定侯郭英為左、右副將軍，都督僉事耿忠、孫恪為左、右參將，率兵討殘元，肅清沙漠。

冬□一月甲午，藍玉奏：「元丞相哈刺章、乃兒不花遁入和林，乞進兵剿滅。」許之。

二□一年夏四月，藍玉率師自大寧進至慶州，聞元主脫古思帖木兒在捕魚兒海，間道兼程而進。乙卯，師至百眼井，去捕魚兒海四□餘里，峭不見敵，玉欲引兵還。王弼曰：「吾等提□萬眾，深入沙漠，未見敵而班師，何以復命！」玉然之。弼復請戒諸軍，皆穴地而鑿，毋令敵望見煙火，師遂進丙辰，至捕魚兒海南飲馬，偵知元主營在海東北八□餘里。玉以弼為前鋒，直薄其營。敵始謂我軍乏水草，不能深入，不設備。又大風揚沙晝晦，軍行皆不知。元主方欲北行，整軍馬皆北向。忽大軍至，其太尉蠻子倉卒拒戰，擊敗之，殺蠻子，其眾遂降。元主脫古思帖木兒與其太子天保奴、知院捏怯來、丞相失烈門數□騎遁去。玉率精騎追之，不及，獲其次子地保奴等六□四人，及故太子必裡禿兒並公主等五□九人，其詹事院同知脫因帖木兒將逃，失馬竄草間，擒之，及

追獲吳王朵兒只、代王達里麻、平章八蘭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，軍士男女七萬七千三百七口，得寶璽、圖書、金銀印章、馬駝牛羊車輛，各籍數人奏。聚其甲兵悉焚之，遂班師。

二〇二年夏五月癸巳，置太寧、福餘、朵顏三衛於兀良哈，以故元歸附阿禮失里為太寧衛指揮使，塔賓帖木兒為指揮同知，海撒奚為福餘衛指揮同知，脫魯忽察為朵顏衛指揮同知各領所部以安畜牧。

秋七月，元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，立坤帖木兒。其部屬皆奔散，元裔日微。

二〇三年春正月，命傅友德為大將軍，率列侯趙庸、曹興、王弼、孫恪等赴北平，訓練軍馬，聽燕王節制，出征沙漠。敕王弼以山西聽晉王節制。

三月，燕王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，哨得乃爾不花等駐牧迤都，遂進兵。適大雪，諸將欲止，燕王曰：「天雨雪，彼不虞我至，宜乘雪速進。」癸巳，遂抵迤都，隔一磧，敵不知也。乃先遣指揮觀童逕詣其營。觀童與乃兒不花有舊，至則相抱持泣。倉卒之頃，我師已壓其營。眾大驚，乃兒不花等欲上馬走，觀童諭以燕王至，毋恐。乃兒不花與俱詣軍門降，燕王降辭色待之，賜之酒，慰諭遣還。乃兒不花大喜過望，於是悉收其部落、馬駝牛羊而還。報捷京師，上大喜曰：「肅清沙漠者，燕王也！」

二〇四年春三月，元遼王阿札失理寇邊，命穎國公傅友德率列侯郭英等討之。

五月，至哈者舍利王道，友德遽下令班師，敵聞，信之。越二日，忽趨師深入。

六月，至黑嶺、鴉山等處洮兒河，獲人口馬匹，駐師金鞍子山。

七月，復征黑嶺、寒山，至磨鎌子海、蘭尖山，追其渠札都，深入黑松林之地野人所居熊皮山。追達達兀刺罕，掩襲其眾，大獲而還。

八月哈密寇邊，命都督宋晟、劉真率師討之。

九月，晟等破哈密，擒其王子別別怯、圖王桑里失哥、知院岳山等，殺其國公阿朵只，俘眾一千三百人。

二〇五年夏四月，涼國公藍玉率將士追逃寇祁者孫，遂進征西番罕東之地。五月，藍玉兵至罕東，遣都督宋晟等徇阿真州，土渠合谷等遁去。尋奉詔移兵，討建昌叛帥月魯帖木兒。

秋七月癸未，四川都指揮使瞿能率兵至雙狼寨，攻破之，擒偽千戶段太平等，其眾大潰。月魯帖木兒遁去，能督兵追捕，進攻托落等寨，拔之。月魯帖木兒復遁，能轉戰而前，破水寨關及上區寨，進至打衝河三里所，與月魯帖木兒遇，大戰，破走之，俘其眾五百餘人，溺死者千計，獲牛馬無算。官軍入德昌，知府安德渡打衝河遁去，能遂調都指揮同知陶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之，獲。駕橋於打衝河，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。進至水西，斬月魯帖木兒把事七人，其截路寨土渠長沙納的等皆中矢死。能還攻天星、臥漂諸寨，皆克之，先後俘殺八百餘人。月魯帖木兒復遁入柏興州，九月，罕西番叛入寇，命都督宋晟總兵討平之。

〇一月甲午，藍玉兵次柏興州，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並其子胖，其眾悉降。送月魯帖木兒至京師，伏誅。玉奏：「四川之境，地曠山險，控扼西番，宜增置屯衛。順慶府鎮御巴梁、大行諸縣，其保寧千戶所，北通連雲棧，宜改為衛。漢州、灌縣西連松、茂、岷黎，當土番出入之地；眉州控制馬湖、建昌、嘉定，接山都、長九寨，俱為要道，皆宜置軍衛。」下群臣議，行之。

都督周興帥兵討元逆臣也速迭兒。興追至徹徹兒山，破之。

〇二月壬申，馮勝等奉命率列侯籍太原、平陽民為兵伍，置衛屯田。東勝立五衛，大同立五衛，大同迤東立五衛。衛五千六百人。

二〇九年春三月，寧王權言：「騎兵巡塞，見有脫輻遺道上，恐敵兵往來，有盜邊之舉。」上曰：「狡寇多奸，此必示弱，誘我軍耳。」於是敕燕王選精卒抵大寧，沿河南北覘北兵所在，隨宜掩擊。

甲子，燕王率諸軍北至徹徹兒山，遇元兵，與戰，擒其將索林帖木兒等數千人。追至兀良哈禿城，遇兀刺兀海，戰敗之。

三〇年春正月，命耿炳文、郭英巡西北備邊。

五月己巳，敕晉、燕、代、遼、寧、谷六王勒兵備邊，戒勿輕戰，俟敵分散驕怠，邀截要路擊之。

三〇一年夏四月，命燕王率諸王防邊。敕曰：「北騎南行，不寇大寧，即襲開平。可召西涼都指揮張文傑、莊得，開平都督宋真、宋晟，遼東武定侯郭英等，皆以兵會。遼王以護衛軍悉數北出，山西、北平亦然。令郭英、宋真、宋晟翼於左，莊得、張文傑翼於右，爾與代、遼、寧、谷五王居其中，彼此相護，首尾相救。兵法：『示饑而實飽，外鈍而內精。』爾其察之。」五月戊午，敕左軍都督楊文往北平，並燕、谷、寧三府精銳往開平，從燕王防邊。敕郭英總兵往遼東，隨遼王屯開平迤北險要防邊，仍聽燕王節制。乙亥，命燕王總帥諸王防邊。敕曰：「朕觀成周之時，天下治矣。周公告成王曰：『詰爾戎兵。』安不忘危之道也。朕之諸子，汝獨才智，秦、晉已薨，汝實為長，攘外安內，非汝而誰？爾其總率諸王，相機度勢，用防邊患，奠安黎民，以答上天之心，以副吾付托之意。其敬慎之，毋怠。」

谷應泰曰：

塞下之險，東起開、鐵，北歷喜峰，西互偏頭、五灰，相距二千二百里而遙，乃欲阻長城而堵之，列亭障而蔽之，設險守國，蓋其難哉。

若夫高皇之定天下也，與漢、唐異。漢、唐之主，所稱勝國之孽者，悉中原之人耳。乾符一御，醜類盡殲，寶籙攸歸，餘胤革面。然而漢圍白登，唐苦突厥，內地既輯，邊患乘之，強弩之末，殊未可以易視也。又況順帝北出漁陽，旋輿大漠，整復故都，不失舊物，元亡而實未始亡耳。於時忽答一軍駐雲州，王保保一軍駐沈兒塔，納哈出一軍駐金山，失喇罕一軍駐西涼，引弓之士，不下百萬眾也，歸附之部落，不下數千里也，資裝鎧仗，尚賴而用也，駝馬牛羊，尚全而有也。假令躡林祭纛，大舉報仇，田單一鼓而下齊，申胥七日而救楚，豈得雲情歸之氣，沒世不復歟！

然而太祖之攻之也，分兵二道。一出西安以搗定西，一出居庸以搗沙漠，則雲中、雁門之勢斷矣。及其再舉也，分兵三路。徐達出中路，李文忠出東路，馮勝出西路，則盧龍、榆關之援又絕矣。而且築東勝之險，是南仲之城朔方也，設屯田之利，是充國之守金城也，宜乎左丞右帥，東底開平，鄧愈、沐英，西臨弱水，雖貳師之入大宛，張騫之通屬國，其長駕遠馭，未有若斯之極也。厥後應昌之捷，買的就俘，武平之戰，惠儲歸命，於是犁幕南而無庭，過陰山而慟哭，元氏舊墟，幾乎盡矣。至於設伏馬陵，揚水疏勒，則桑哥兒之跑地，橐駝塞之冰城，似有神助，功亦爛焉。

若夫燕、雲割棄四百餘年，石晉以來，復還版圖，豈景純定限，南北更合，將衛、霍樹績，王者無外耶！